

74
6640
64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八

內廷儀禮部侍郎詹曠纂憲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臺玉鳴盛

李祿總督魏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四十一

鄉飲酒禮

漢書成帝本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

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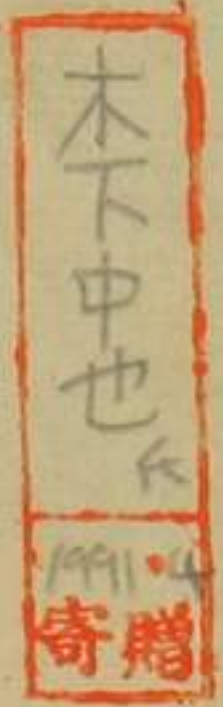
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後漢書伏湛傳湛雖在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為禮樂

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

之

蕙田案伏湛奏行鄉飲酒禮以紀傳參校當  
在建武五年是此禮光武時已行之不始於



永平也

李忠傳建武六年忠遷丹陽太守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晉書禮志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甯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晉傅元辟雍鄉飲酒賦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享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攸敕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敘樂而不淫

好樸尚古四坐先述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宏普也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于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隋書禮儀志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縣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六年七月己巳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通典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成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飲禮

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平時識廉恥人知敬讓

冊府元龜永隆元年七月制曰鄉飲之禮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

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由州縣者曰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講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蕙田案鹿鳴宴之名始於此

通典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于天下比來唯貢舉

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小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準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

唐開元禮鄉飲酒

正齒位附

鄉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

此為貢人之中有明經進士出身兼德行孝悌灼然明著道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為

主人若無上佐攝行事

先召鄉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

介又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

介以下無其人則闕正齒位每年季冬縣令為

主人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眾賓

主人戒賓立于賓大門

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于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于門東西面北向再拜毋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正齒位無戒賓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正賓正齒位云三賓下倣此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焉又設堂下眾賓席於西階西南面北上正齒位設眾賓席於楹間近南北向東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元酒在西加勺罍置筐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解設贊者位於東

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賓至立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就位主人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眾賓眾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降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眾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眾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拜揖周旋皆有相贊正齒位眾賓立于三賓之後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陳揖賓皆報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罇者徹罍主人適篚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立主人少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正齒位植醢下倣此於賓席

前正齒位賓以下年六十三豆七十四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

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賓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邊豆之間遂

祭酒啐酒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適罇實

之進主人席前東面南酢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北面拜

賓少退主人進受退復阼階下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

北面拜送爵贊者薦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由席東自

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

遂祭酒啐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執

爵興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筐跪取觶實之以酬復阼

階上北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

祭遂飲卒觶執觶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

人少退賓既拜主人跪奠觶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

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觶復西階下位主人北面拜送賓

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

揖遂降立于阼階下西面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席東

面主人將與介為禮故賓不居堂上位主人進延介主人揖介介報揖至階一

讓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皆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

端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

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

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介西階之東贊者

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

介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

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罇實之以酢於

西階上立于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

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興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

上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于阼階前西面揖眾賓遂

升適西楹南跪取爵適罇實之進于西階下南面獻眾  
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眾賓長之右北  
面拜送贊者薦脯醢於其席前眾賓之長升席跪左執  
爵右取脯醢祭酒執爵與退于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  
爵降復位主人又適罇實之進于西階上南面獻眾賓  
之次者如獻眾賓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  
適罇實酒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眾賓每一人升受  
爵跪祭立飲贊者徧薦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  
篚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眾賓序升即席設工人  
席於堂廡西階之東北而東上側邊工四人入先二瑟後  
二歌工持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升入立  
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閒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  
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訖司正升西階司正謂主人之贊禮樂  
之正既成將留賓慮有

懈惰立司跪取解於篚與適罇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右  
還北面跪奠解拱手少立跪取解遂飲卒解奠解再拜  
賓降席取解于篚適罇實之詣階上北面酬主人主  
人降席進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  
酬皆少長以齒賓跪奠解遂拜執解  
與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解適罇實之進階上東南面  
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于主人之西北  
面拜送旅酬同  
皆禮殺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  
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西北而主人跪奠解遂拜執解  
與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解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  
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解主人于介東北面拜送主人  
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  
者降席自西方近北面立于介右旅序也于是介酬眾賓又以次  
序相酬也某者眾賓也同姓則  
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一以某字別之  
受酬者由介東尊介使不失故位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  
又使其贊

相上介跪奠觶遂拜執觶與某子答拜介立飲卒觶適罇  
 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  
 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自西方  
 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與受酬者  
 答拜某子受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  
 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  
 及堂下眾賓受酬亦如之於某子卒酬者以觶跪奠于  
 篚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授命于主人主人曰  
 請坐於賓司正迴北面告于賓曰請賓坐賓曰唯命賓  
 之詞皆若賓主俱公服者則皆降脫履于階下主人先坐賓  
 司正傳先右禮畢降納如常正齒位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  
 言曰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凡我長幼各相勸勵忠于國孝于親內睦于閭門外  
 比于鄉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  
 與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司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肉也無算  
 爵無算樂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三賓以上贊者二人行爵以  
 下取足也正齒位又無算燕樂亦無數或問或合盞飲而止也

主人之贊者與焉燕訖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  
 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于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  
 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唐書韓思彥傳思彥子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  
 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  
 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李栖筠傳栖筠為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  
 人知勸

五代史李愚傳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  
 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  
 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  
 宋史禮志鄉飲之禮有三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  
 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賓之一



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禮三也後世臘蜡百神春秋習射序賓飲酒之儀不行于郡國進貢士日設鹿鳴宴猶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之遺禮也然古禮有賓主僕介與今之禮不同器以尊俎與今之器不同賓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東南僕坐東北與今之位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次主人獻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獻眾賓與今之儀不同今制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且以知州軍事爲主人學事司所在以提舉學事爲主人其次本州官八行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爲眾賓亦古者序賓養老之意也是月也會凡學之士及武士習射亦古者習射于序之意也唐貞觀所效禮惟明州獨存淳化中會例行之

玉海淳化三年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鹿鳴六南陔二嘉魚八崇丘二關雉十鵲巢六五月禮院詳定其儀後不果行

宋史樂志淳化鄉飲三十四章

鹿鳴呦呦命侶與儔宴樂嘉賓既獻且醕獻醕有序休祉無疆展矣君子邦家之光 鹿鳴呦呦在彼中林宴樂嘉賓式昭德音德音愔愔既樂且湛允矣君子實慰我心 鹿鳴呦呦在彼高岡宴樂嘉賓吹笙鼓簧幣帛粢粢禮儀踟躕樂只君子利用賓王 鹿鳴相呼聚澤之蒲我樂嘉賓鼓瑟吹竽我命旨酒以燕以娛何以贈之元纁粲如 鹿鳴相邀聚場之苗我美嘉賓令名孔昭我命旨酒以歌以謠何以置之 大君之朝 鹿鳴相應聚山之荆我燕嘉賓鼓簧吹

笙我命旨酒以逢以迎何以薦之揚于王庭

右鹿鳴六章章八句

瞻彼南陔時物嘉良有泉清泚有蘭馨香晨飲是汲  
夕膳是嘗慈顏未悅我心靡遑 嬉嬉南陔眷眷慈  
顏和氣怡色奉甘與鮮事親是宜事君是思處勗忠  
孝邦家之基

右南陔二章章八句

洋洋嘉魚佇以美臠君子有道嘉賓式燕以娛 洋  
洋嘉魚佇以芳罍君子有德嘉賓式歌且舞 我有  
宮沼龜龍擾之君子有禮嘉賓式貴表之 我有宮  
藪麟鳳來思君子有樂嘉賓式慰勤思 相彼嘉魚  
爰縱之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相彼嘉魚在  
漢之梁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康 森森喬木美蔓

榮之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宜之 啾啾黃鳥載飛載

止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且喜

右嘉魚八章章四句

崇丘峩峩動植斯屬高既自遂大亦自足和風斯扇  
膏雨斯沐我仁如天以亨以育 崇丘巍巍動植其  
依高大之性各極爾宜王道坦坦皇猷熙熙仁壽之  
域烝民允躋

右崇丘二章章八句

關雎于飛洲渚之湄自家刑國樂且有儀 郁郁芳  
蘭幽人擷之温温恭人哲后求之 求之無斃寤寐  
所屬馨爾一心受天百祿 郁郁芳蘭雨露滋之温  
温恭人圭組縻之 郁郁芳蘭佩服珍之温温恭人  
福履綏之 關雎踟踟集水之央好求賢輔同揚德

光 蘋蘩芳滋同誰掇之願言賢德靡日不思 偶  
其賢德輔成已職求配玉音服之無斃 潔其粢盛  
中心匪甯薦於宗廟助君德馨 賢淑來思人之表  
儀風化天下何樂如之

右關雎十章章四句

彼鵲成巢爾類攸處之子有歸瓊瑤是祖 彼鵲成  
巢爾類攸匹之子有行錦繡是飾 彼巢成巢爾類  
攸共之子有從蘭蓀是奉 伊鵲成巢珍禽戾止婉  
彼佳人配于君子 伊鵲營巢珍禽攸處內助賢侯  
弼于明主 伊鵲營巢珍禽輯睦均養嘉雛致于蕃  
育

右鵲巢六章章四句

名臣奏議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

曰臣聞聖人制鄉飲酒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  
而易識也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  
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揖  
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  
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邇秦亂不能  
行之漢世祖始一行之旋廢西晉行之又廢至唐乃  
明著禮文散頒郡國長吏以化黎民至開元中宣州  
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惟于貢士之日略得舉  
用其餘寢停乃拜奏上言歲行禮制於是宣州耆老  
每聞歌白華華黍之詩南陔由庚之頌觀者踴躍聽  
者感泣風移俗易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也願陛  
下申明舊典頒鄉飲之禮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  
忘報本矣觀蘋藻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

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爲賓則知年高可恭  
矣闕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搏節之可學矣見升  
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  
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  
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禮漬道革惡歸善爲父  
而慈爲子而孝爲兄而友爲弟而恭爲夫而和爲婦  
而柔一家率之一鄉化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  
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有然哉則比屋可封之俗  
不獨堯舜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

蕙田案淳化修鄉飲之儀實自錫言發之

觀承案宋時猶行鄉飲之禮庶幾尙能存古  
然何不卽用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舊文而  
必另造其詞乎且旣欲另造則宜別爲其詞

以合隨時從俗之義亦可也而乃改頭換面  
南雅古詞何耶且笙入無詞尤不當造其病  
正與束皙同適增其陋而已

玉海徽宗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宴改爲鄉飲酒  
宋史禮志政和禮局定飲酒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  
用之屬並參用辟廱宴貢士儀其有古樂處合用古樂  
旣又以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之言周官以六藝教士  
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諸射宮請詔諸路  
州郡每歲宴貢士于學因講射禮于是禮官參定射儀  
鄉飲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東西序量地之宜設提舉  
學事諸監司知州通判州學教授應赴鄉飲酒官貢士  
幕次本州兵馬教諭備弓矢應用物設樂其日初筵提  
舉學事知州軍通判帥應赴鄉飲酒官貢士詣射亭執

弓矢揖入射乘矢若中則守帖者舉獲唱獲執算者以算投壺畢多算勝少算射畢贊者贊揖酬酢如儀畢揖

退飲如鄉飲酒

案玉海作政和五年

高宗紹興七年郡守仇念置田以供鄉飲之費

高宗本紀紹興十三年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

國

禮志紹興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制徧下郡國于是國子祭酒高閌草具其儀上之

玉海林保修定鄉飲酒矩範儀制請徧下郡國令取明州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可其禮有主賓僕介三賓有肅賓序賓祭酒主獻賓酬主人酬介介酬眾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既及約束九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七年春正月辛卯以舉人多冒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

禮志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主賓僕介之位其主則州以守縣以令位于東南賓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僕則州以倅縣以丞或簿位東北介以次長位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司正以眾所推服者相及贊以士之熟于禮儀者其日質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肅賓介與眾賓既入主人序賓祭酒再盥詣罍洗洗觶至酒尊所酌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跪以獻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賓主以下各就席坐訖酒再行次沃洗贊者請司正揚觶致詞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主人興復至阼階楯下僕從賓介復至西階下立三賓至西階立並南向主人

拜賓介以下再拜賓介與眾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  
自東出賓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主人立于門外  
之左西鄉僕從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退

朱熹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  
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疏甚  
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熹  
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  
卽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理宗本紀景定五年夏四月辛亥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明會典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  
時燕會習禮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長幼之節  
遂爲定制五年定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每歲孟春  
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帥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學

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于京師其民間里  
社以百家爲一會或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  
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于里中若讀律令  
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  
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  
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明集禮縣邑飲酒讀律儀注

### 立賓主介僕

每冬季行事縣令爲主以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  
行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又其次一人爲三賓又  
其次一人爲眾賓鄉人嘗爲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  
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爲僕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爲之無則闕以眾  
所推服者一人爲司正贊禮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

容貌詳緩習禮儀者為之賓主各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為坐席位為立位次為更衣服之所

設賓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冠禮醮于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為客位主席

于阼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北僎

席于賓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為主位三賓席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為一列

皆專席不屬眾賓六十以上者席于西序東面北上若

賓多則又設席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僚佐席于東序西

面北上僚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為僕則主簿典史居此設眾賓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

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又設位于西階之

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至無算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于堂下

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案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薦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卓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設

主之贊者位于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設主及僚佐以下

次于東廊賓介及眾賓次于庠門之外僕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幕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

東南篚一于洗西實以爵罍盥洗在爵洗東設卓案于

堂上下席位前案儀禮漏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難從陳豆于

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為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皆

實以菹醢賓興賢能則用脯醢設奠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

一

舍菜

若賓興賢能則前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如常儀正齒

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以下各就次執事省視器饌畢詣

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  
主次前告具乃命鼓人鳴鼓贊引導主及僚佐以下出  
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序立于主之後皆  
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  
之西近堂廉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  
門外之右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眾賓居三賓之後皆  
東面北上僕仍居次不出

###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  
出庠門外西面立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  
唱肅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導主先入門左西面立賓  
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眾賓序行入門右皆東立如  
門外之序

###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揖將及階又揖賓皆報揖皆贊引  
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  
賓南三賓居介南眾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  
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獻  
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  
位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  
事者舉冪主執爵酌酒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  
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贊引導賓自西階趨  
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執  
事者謂賓之執事者蓋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西階  
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爵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北面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酌事畢退立于席末主將與介為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趨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面如初將與三賓為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階西南面三揖眾賓眾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西階上南面獻眾賓之長贊引導眾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退西面立

獻眾賓

贊禮唱獻眾賓執事者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面獻眾賓眾賓六十以上者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

退就西序之席立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位

升位

贊禮唱眾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升席堂下者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

無僎則去此條升位後僎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唱僎入贊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入門左主降自

阼階迎于門內賓介降立西階下三賓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阼階僎

升西階當楣北面立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贊禮唱主獻僎贊引進

曰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僎席前

東北面獻僎贊引導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東西南面

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以授執事者

下奠於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悅手次詣爵洗位取觶于篚洗觶拭觶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勗為臣竭忠為子盡孝內穆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復坐

讀律

若賓與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悅手訖乃升自西階執律者

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算爵

贊禮唱爵行無算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與降自阼階賓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眾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眾賓居後贊引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蕙田案集禮定於明初其時賓與賢能尚用

鄉飲之禮洪武十六年重頒圖式刪去此條而賓與與鄉飲判為兩事矣

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為主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習禮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次為眾賓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西北南面設主席於東南西面介席於堂之西南東面眾賓六十以上者席於兩序東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豆用菹醢設讀律席東楹下西面

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眾賓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

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介與眾賓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於東階上西面眾賓六十以上者皆自東階升分為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立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設卓案於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于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坐者皆起立拱手讀律者揚言曰恭惟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彝憲以忝祖父言訖斂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眾賓之列賓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與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一各處府州縣每歲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舉行於學宮除僕賓外眾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爵前一日執事者于明倫堂依圖陳設坐次至日主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賓僕以下比至執事者報賓至主偕僚屬迎於庠門之外以入主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畢皆坐僕至介至儀亦同既齊至各就位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僕賓以下皆立各相揖執事舉酒授司正司正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恭內睦宗族

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司正遂飲酒以禪授執事仍各相揖司正復位及僎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如揚禪儀及讀皆肅而聽之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僎次介次主三賓以下次第舉之乃主獻賓執事者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以次奠爵儀如之畢主復位遂酬主賓起僎從之執事者酌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兩拜賓僎主皆拜遂就位坐酒三行湯三品遂徹饌各起離席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眾賓居西行兩拜禮遂送賓分東西行乃三揖出庠門而退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用酒穀卽一百家內供辦坐以齒次年老者雖至貧上坐少者雖至富必下之不許攙越違者以違制論有過

犯者雖年長而富亦坐席末聽讀律受戒論飲酒畢同退如不行赴飲及強坐眾賓之上者爲頑民許主席及諸人首告遷邊遠爲民主席及眾賓容隱者同罪其各里社以百家爲一會內以里長主席其餘選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餘以年齒敘坐如有致仕者主席請以爲僎擇通文學者一人揚禪一人讀律一人贊禮前期主詣賓門請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邵敢請爲賓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眾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遂拜請介亦如之但敢請吾子爲介先執事者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南向設主席于堂東南西南向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如賓多年幼者席于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至日主迎賓及獻

酬揚解讀律酒數行皆如學宮儀飲畢明日賓介僎眾  
賓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拜謂辱昨日之來  
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尙有德興禮讓敢有誼譁失  
禮者許揚解者以禮責之其或因而致爭競者主席者  
會眾罪之

二十二年定鄉飲酒禮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  
犯者白爲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戶役差稅遲誤及曾犯  
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爲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曾  
犯奸盜詐偽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  
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爲一席序坐于東門之外  
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三家子弟各要分別三等坐次善  
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序  
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蕙田案洪武二十二年所定鄉飲儀分善惡  
三等序坐不得混淆蓋於講禮讀法之時微  
寓彰善癉惡之指雖古禮所未有而於化民  
成俗之義亦有當焉惜乎有司視爲具文未  
聞有實心奉行者也

右歷代鄉飲酒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八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九

內廷供養禮部右侍郎金園秦蕙周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慶錢大昕

李天傑總纂禮部右侍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參校

嘉禮四十二

學禮

蕙田案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太學之制昉于五帝其名為成均虞曰庠夏曰序殷曰瞽宗周曰辟廱又兼立四代之學是為五學又有門閭之小學以教國子四郊之小學以教國人待其既長然後由小學而進于太學焉其鄉遂州黨亦各有學諸侯之國亦立大學小學鄉學蓋三代以上莫不以立學為先務其教之之法國子則師氏詔以三德

保氏詔以六藝大司樂詔以樂德樂語樂舞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中年而考校  
九年而大成其秀者官之其不率教者屏之  
至於鄉學則鄉遂之吏受教法于司徒以鄉  
三物教之歲時書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興  
其賢能而登于天府又中年論其秀者升于  
太學俾與國子齒焉諸侯則歲貢其太學之  
秀者天子試之射宮視其賢否而行慶讓之  
法以是知先王之於士教之必周擇之必慎  
而後可收得人之效也天子又以春秋視學  
修釋菜之儀舉養老之典承師問道合語乞  
言以身先為之嚮導故學士莫不蒸蒸丕變  
相與勉為賢者而恥為不肖然則學之禮顧

不重哉古禮經有學禮一篇見於大戴禮賈  
誼新書所引惜其文不傳今採錄經傳以補  
禮經之闕而後世學校選舉視學養老經筵  
見於史者俱以類附之其釋奠儀節已見吉  
禮故不及云

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  
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與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  
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  
西郊周立小學于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  
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絛疏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  
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  
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  
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  
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  
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



文王之時猶從殷禮  
故辟廡大學在郊

丙則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蕙田案虞殷之太學在西夏周之太學在東東膠又在辟廡之東故大戴禮謂之東學以其法夏后氏之序故亦曰東序對郊外小學而言故以東膠為大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亦謂東膠也

王制天子曰辟廡

注辟明也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詩大雅靈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廡

傳者曰虞橫者曰柳業大版也樅崇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也如壁曰辟廡以節觀者 箋論之言倫也廡也柳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于上 繼畫以為飾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廡中者言感于中和之 至 疏此在辟廡合樂必行養老之 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 焉及

張子曰辟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鼉鼓逢逢矇眴奏公

傳逢逢和也有矇矇子而無見曰矇無

蕙田案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眾及天子至始大合樂故於鼓獨一再言之

周頌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薛君章句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廡學士皆潔白之人也 何氏楷曰辟廡作壁廡說文謂天子鄉飲之地即辟廡也字从戶雝聲按廡字當从广下邕廣讀若儼象對刺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辟廡之制四面有水環之正合邕義从邕為義兼聲今不謂邕而謂雝殊不可解雝者鳥名也漢書又通作雍考說文乃無雍字三輔黃圖云周文王辟廡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



方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

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

鄭氏錫曰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學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法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法無預可知名曰成均者德不能無虧性不能皆平樂之為教所以成之均之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注鄭司農云明

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疏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學在瞽宗故祭樂祖還

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

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與也學舞

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凡語于郊者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

蕙田案文王世子曰成均曰東序曰瞽宗曰

上庠獨不及辟雍者以此篇主學世子及學

士而言辟雍非教學之所也

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陸氏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立直于一處並

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

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

者就上庠學舞于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

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食三老五更及

出師受成等就焉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

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

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

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太子不得預太子入學學者所學之宮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宮故云四學

鄭氏鏐曰周人立五學中日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之文蓋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又云瞽宗商學也然上庠下庠虞也東序西序夏也左學右學商也東膠虞庠周也不見成均為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學康成從之他無所見或者以成均為辟雍豈其然歟

蕙田案陸氏鄭氏解四學五學之說極精惟云食三老五更就辟雍則未然三老五更之位不在東序不在辟雍也

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注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疏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養庶老于虞

陳氏禮書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大

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

蕙田案注以西學為西郊之虞庠不如陳氏主瞽宗之的然陳氏謂天子視學在成均則又誤以成均辟廱為一

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

注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曰以雝為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

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蕙田案孟子云序者射也澤宮為習射之所其當在東序與

大戴禮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

注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代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成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

藏于地惟象于天半見也故上爵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蕙田案此文亦見于賈誼新書漢書賈誼傳其所引學禮蓋古禮經之文而今不傳矣周立四代之學于國又立辟廱於中故有五學盧辨注大戴禮亦未明晰

易傳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蕙田案蔡邕明堂論引此又引大戴保傅篇云與易傳同則此文當有夜入北學四字傳寫偶脫之耳云太學天子所自學則世子不得與可知與祭義四學之說互相發明又案天子之學有五中為辟廱亦曰太學天

子視學則臨之其南為成均亦曰南學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居之成均者五帝之學也其北為上庠亦曰北學學書者居之上庠者虞學也其東為東序亦曰東膠亦曰東學學干戈羽籥者居之東序者夏學也其西為瞽宗亦曰右學亦曰西學學禮者居之瞽宗者殷學也辟廱居其中四學環其外辟廱為天子講禮之學雖世子齒學亦不得就焉四學為學世子及學士之學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大司成論說於東序大師詔禮于瞽宗典書者詔書於上庠祭義云四學據世子齒學而言學禮云五學據天子入學而言其實一也以四學對辟廱則辟廱為太學以郊外之小

學對四學則四學亦為太學矣至郊外之小學則倣虞氏下庠之制謂之虞庠在國之西郊皇侃謂四郊皆有虞庠然經無其文不可知也先儒說學校之制人各一說紛如聚訟今以學禮五學祭義四學參之文王世子王制周禮詩大雅諸文反覆討論惟陸農師鄭剛中之說獨為精當故依用之其漢唐以來諸儒之說臚陳於後畧為辨正庶知所折衷焉

### 辨諸儒以辟離與明堂太廟為一

詩靈臺孔疏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固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者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辟離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壘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離者取其離和也所以致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靈沼謂之辟離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漢業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元之間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離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離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園有靈沼有辟離其如是也則辟離與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固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固為沼可知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皆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離同處辟離即天子太學也鄭以靈臺辟離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離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離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有昭穆故謂之太廟園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離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離異名而實一也顧子容春秋釋例云大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祫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離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于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

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  
 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  
 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  
 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  
 王世子春夏學于文廟秋學于學宮冬學于學宮皆謂之學也其學禮也書也  
 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  
 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  
 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官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  
 氣之觀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  
 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  
 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雍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王制釋奠于學  
 以訊臧告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也非所以為詒  
 也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  
 錯非以為正也左氏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  
 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  
 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勅行政謂  
 之明堂夫告勅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  
 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土者也若  
 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致毀宗廟為人君而  
 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  
 不遠此其一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  
 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  
 東序皆後人所增失于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  
 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  
 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  
 處故靈臺辟  
 雍皆在郊也

蕙田案明堂辟雍本非一地說者以大戴有  
 明堂外水曰辟雍之語而明堂五室辟雍五  
 學又畧相近因傅會之馬宮蔡邕盧植穎容  
 王肅諸家皆承其誤惟鄭康成非之而袁準  
 正論駁之尤詳可謂有卓然之識者矣至袁  
 氏以辟雍與太學為二其誤與孔疏同當分  
 別觀之

辨劉氏孔氏以辟雍為小學

禮記王制孔疏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雍在郊 詩靈臺孔疏王制言太學  
 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何則固沼魚  
 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而辟雍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雍不移者以  
 辟雍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雍與太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  
 為辟雍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  
 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雍矣

蕙田案殷制太學在郊文王殷之諸侯故立



辟離于郊辟離之名册於文王至武王宅鎬建辟離于國中遂為周家一代之學諸侯不得立焉文之辟離殷制也故在郊武之辟離周制也故在國靈臺辟離何必在一處疏家比而同之乃以辟離為小學即西郊之虞庠失之遠矣

辨注疏以瞽宗上庠為小學

禮記文王世子孔疏東序是大學也春夏學于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者舍周家為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夏之制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子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于夏學禮于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學也

蕙田案疏以東序為大學瞽宗上庠為小學不知三者皆大學也記稱學于戈羽籥于東

序學禮于瞽宗學書于上庠于戈羽籥非大  
于禮與書何故學禮書者獨在小學乎周立  
虞氏之上庠于國又立虞氏之下庠于郊經  
云上庠者別于西郊之下庠也注疏誤以上  
庠即虞庠遂并瞽宗成均俱為小學亦惑矣  
辨注疏以成均虞庠為一

禮記文王世子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疏春秋繁露云成均為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注周人立此學之宮疏即虞庠是也王氏詳說曰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于虞庠是已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于上庠是已鄭氏以成均為虞庠失之

蕙田案王氏辨成均非虞庠虞庠非上庠極是至以成均為上庠則非

辨注疏以四學為四郊之學

禮記祭義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疏天子設四學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置于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皇氏云四郊虞庠為以四郊皆有虞庠

蕙田案四學皆大學非四郊之學說見前

辨劉氏項氏四學之說

劉氏傲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辟雍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于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蕙田案辟雍之南尚有成均一學成均東序

瞽宗上庠四代之學也合辟雍為五學劉氏

說尚未備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案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曰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選士如行葦覆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

夏序在其東南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

然 蕙田案項氏說本于原父以瞽宗即校亦未

辨陳氏禮書三學之說

陳氏禮書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是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是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之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顯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

蕙田案周有五學如陳氏禮書所說止有三學由不知成均與辟雍非一地又誤以上庠

為虞庠耳

蔡氏德晉曰天子設四學中為大學名曰成均教者所居以施教之地不在數中外四面為四學南曰辟雍北曰上庠東曰東序西曰瞽宗皆學者所居以肄業之地

蕙田案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成均亦學者肄業之地矣辟雍居中惟天子視學則臨之成均在辟雍之南蔡氏以成均居中非是

右天子五學 郊外小學附

周禮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

保氏使其屬守王闈注闈宮中之巷門 疏師氏之屬守中門外保氏之屬守王闈門蔡邕明堂論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

蕙田案天子立小學有二其一為門闈之學

師氏保氏掌之所以教太子而國之貴游子弟亦學焉其一為郊外之學王制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先儒又謂四郊皆有小學後世既立國子學又立四門學蓋取於此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盧辨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蔡邕明堂論亦云周官有門闈之學而鄭氏注周禮不之及焉亦疎矣世子學於虎門其所與其學者惟王子弟及公卿適子耳其餘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中之秀者當學於郊外小學若國中之大學則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蓋皆由小學而進于大學者

也

右門闈小學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  
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  
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疏家有塾者  
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  
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  
教閭中所升者也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有序亦學名於遂中立學  
教黨學所升者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  
及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立時  
王之學也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閭五閭為鄉五鄉為縣五縣為遂  
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于閭里  
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鄭注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  
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序門之外注云序鄉學也州黨曰序此云黨有  
序者是鄉之所居黨為鄉學之序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序六遂  
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序氏云遂學曰序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序  
謂夏殷禮非周  
法義或然也

陳氏禮書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  
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

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  
塾則合二十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  
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  
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  
名與州序同可也

蕙田案古字術與遂通用月令審端經術注  
云術周禮作遂水經注引此文亦云遂有序  
陳澧謂術當為州非也

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序門之外

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疏黨止云

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序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  
賓于序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序則鄉學也  
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陳氏禮書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

壺于房戶之間鄉射尊於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  
庠有房室故尊于房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  
故尊於賓席之東而已鄉射禮鄭氏曰今則鉤楹內  
堂則由楹外也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  
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履  
之位深而後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蓋本於  
此

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

朱子曰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  
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漢書儒林傳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蕙田案以王制內則明堂位考之當云虞曰  
庠夏曰序而校無明文或云殷曰校想當然  
矣周則鄉學曰庠遂學曰序州黨學亦曰序  
其縣鄙學蓋曰校何休曰中里為校室里屬  
于縣鄙則縣鄙曰校可知也蓋兼三代之名  
而命之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  
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既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  
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  
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白虎通德論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  
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  
孝悌仁義也

陳氏禮書塾說文曰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食貨志亦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為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於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木路在右塾則左塾者東塾也里胥尊於鄰長而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則右塾者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

西而右東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又曰公事自闌東私事自闌西此左東而右西也然則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外言之異耳漢之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門是也

漢書食貨志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于邑冬民既入餘子在于序室

劉氏徹曰周人以有虞氏之庠建之于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商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為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大學項氏曰凡鄉皆立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于天下

蕙田案黨學名序見于周禮劉氏項氏以為

黨有校者臆說也

蔡氏德晉曰立學之制鄉則比無學而閭有學族無學而黨州鄉有學遂則鄰無學而里有學鄴無學而鄙縣遂有學閭里之學皆名塾而在巷首黨州之學名序當在中閭鄙縣之學名校當在中里也鄉學名序遂學名序遂降鄉一等遂學既名序鄙縣之學不得不名校矣左傳鄭人游于鄉校鄭風子衿刺學校廢康成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蓋鄭之始封本在西都畿內故猶以六遂中縣鄙之學名其鄉學也

觀示案黨序遂序之名雖不同然鄉尊於遂故遂學僅與鄉之州縣同名為序正是可通惟校無考據左傳鄭人遊於鄉校則校為鄉

學之名亦可徵矣蔡氏謂鄙縣之學名校者恐不足據榕村李氏以校為鄉學之名極是似當從之要之序序校學之名對文則各別散文亦可通禮家之言每有異同參錯者正坐此以意會之可也

右鄉遂學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疏經

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殷制者以下文云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

陳氏禮書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蕙田案殷制大學在郊周制大學在國天子

諸侯皆然陳用之說非是

諸侯曰類宮

注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疏類是分判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案詩注云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

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

陳氏禮書類宮泮水也其制半於辟靡而水蓋闕於

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

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

器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注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警宗也疏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饋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饋于東序明釋菜在于虞庠

蕙田案五等諸侯之大學皆有東序不獨魯

也

禮記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警

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

注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秦盛之委焉序次

序王事也警宗樂師警隊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

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疏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

注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辰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

蕙田案魯立四學其中為泮宮其北曰米廩

其東曰序其西曰警宗不立成均者避天子

也魯之四學在國中故水經注云靈光殿之

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

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

十步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杜佑通典云魯郡

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于上名為泮

宮



宮其不在郊外明矣南郊與泮宮何必在一處詩云魯侯戾止何必定往郊外諸儒強以為大學在郊之證皆不然也

詩魯頌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芡芡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宮

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何氏惜曰泮水孔穎達云泮宮之外水也於文半水為泮據說文云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徐鍇云天子辟靡水周之諸侯泮宮水纔其半此會意也鄭玄則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曰鄭義云辟靡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合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靡也辟靡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圓觀之也天子宮形既如壁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壑但水不通且今案許鄭二說規制互異然白虎通有云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墳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與鄭說合三及石吾將從二人矣泮宮今或稱作泮宮當是璜宮之誤半水為泮字義甚明或通作泮亦字訛也乃鄭注禮記又謂頌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因聲附會殆不足信至戴埴則直疑泮宮非學

名而引通雅云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于上名為泮宮與楚之泮宮晉虞祁之宮無以異楊慎深然其說愚考一統志泮水一名考水源自曲阜縣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即詩所云泮也考乃此水本名以其為泮宮池又名為泮耳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戴揚可謂鑿於立異而不顧泮字之所從來者矣鄭道元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羣醜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何氏補曰王制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周官注載古逸詩云有昭辟靡有賢泮宮田里周行齊濟鏘鏘相從執質以族以文辟雍泮宮皆所謂太學也特

因天子諸侯而其名異耳王制又云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類宮魯之太學也魯太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此有事焉孔云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詩言采芹藻之菜則云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蕙田案諸侯學制見於經傳者惟魯為詳鄭氏因謂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今考文王世子稱王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幼于東序是諸侯皆有東序又稱

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者當於西學則諸侯皆有瞽宗惟上庠之有與否則不可知耳諸侯亦有小學殷制在國中周制在郊

右諸侯學

詩鄭風子衿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

疏校是學之別名非謂鄭國獨稱校也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變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嗣續也友曾不傳聲聞我以思責其忘己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九  
春秋襄三十一年左氏傳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  
右諸侯鄉學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

內廷撰奉禮部右侍郎金廣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慶錢大昕

李太僕總督蘇郡觀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稜崇元 參校

嘉禮四十三

學禮

禮記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眾就賢  
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注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  
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兌命曰念終  
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  
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紿惡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

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注物猶事也與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

禮樂射御書數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

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

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儀

樂六樂之義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疏物事也

司徒主六鄉故以鄉中三事教鄉內之萬民也與舉也三物教成行鄉飲酒之禮

尊之以為賓客而舉之云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

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此並鄉大夫職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糾猶督察也不弟不敬師長

造言說言或取亂民亂名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也疏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婣之上此變言弟

在睦婣之下者上言友專施于兄弟此變言弟兼施于師長六德六藝不設刑獨

於六行設刑者德為在身不施于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設

刑其行並是施之于人恐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六行

之外別加此二刑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注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

應和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軍賓嘉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

武漢大

王氏與之曰三物八刑皆言

鄉者教法始於六鄉故也

蕙田案大司徒所掌者教民之法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

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

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注德行內外之

稱在心為德施

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農意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

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太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

###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適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夫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即上太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云教之使識舊事也者即中失之事是也云中中禮也又引子春之義從古書中為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

###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國之貴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后卿大夫元士之子略言之也云遊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繁不得為遊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遊為無官司又引子春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亦兼得兩通故下也

朱子曰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

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于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于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

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  
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  
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  
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  
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  
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  
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  
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  
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  
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  
學者雖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  
已而得于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于勉矣況其又能

卽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  
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  
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李光地周禮三德六德說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  
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  
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  
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  
中和祗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  
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  
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四  
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  
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  
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  
子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  
爲之本故又有養之于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  
不以學之小大而有殊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  
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  
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于是者其曰至德卽修  
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  
故曰以爲道本其曰敏德卽勤于禮樂射御書數之  
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  
孝德卽篤于六行之謂也自民間言之則有睦婣任

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爲要故彼六行  
與此三行爲不同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故曰  
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卽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  
于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爲匹  
夫之行也故先道于行也凡經言道者卽謂六藝故  
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卽其養之道  
之實也至于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  
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卽至德也六藝之  
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卽敏德六行三行皆以孝友  
爲先故孝友卽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卽六藝也行卽  
六行也忠信卽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母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為道本而以學為  
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  
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  
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  
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  
五射白矢參連刺注養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備逐禽左六  
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  
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架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  
之容濟濟踟踟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闕闕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元  
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顛顛  
顛顛軍旅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顛顛  
行故鄭立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乃教之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

蕙田案師氏保氏所掌教國子之法於門闈  
小學教之

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注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  
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灋者其遺禮可灋者國之子弟當  
學內政教也大司樂合聚國子弟將此以教之先鄭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  
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案樂師惟教國子小舞大司樂教國子大舞其職  
有異彼樂師又無調樂音之事而先鄭云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其成事義  
理不可且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學故依而用之元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  
者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云成均五帝學也云成均之灋者其遺禮可灋者鄭  
見經掌成均之灋即是有遺禮可灋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遺禮也云國之子弟公  
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案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不言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  
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

方氏慈曰成均之名學  
也成其虧均其過不及  
薩氏佃曰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為辟雍蓋人均有是性也  
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樂以靡之則致詳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

注  
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胃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于瞽宗祭于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  
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疏經直言道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  
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少別  
知者見雍也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  
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



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彼釋三德三行為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說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教焉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替樂人者序官上替中替下替皆是替踐掌樂事故云替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於替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為證是殷學也祭樂祖必於替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替宗故祭樂祖還在上替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茲為正文王世子云禮在替宗書在上席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則學禮樂在替宗祭禮先師亦在替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席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席其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

薰田案替宗在辟廱之西記云祀先賢于西

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於替宗也賈疏以書

之先師祭於上庠詩之先師祭于東序疑非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注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

節之曰誦者誦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咏以聲節之為異文王世子春誦注誦為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襄二十九平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為之歌齊為之歌鄭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謠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者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云直言曰論答難曰語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注雜記云言言已事為人說為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萬物以明民其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成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濼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濩湯樂也湯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疏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大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學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其職也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成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成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修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成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修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為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成池為堯樂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則雲門與大卷為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必知有改樂名之漢者案修牒論云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中奏武德文始注云舜之韶舞名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

五行舞注云五行本周舞高帝六年改名文始五行之舞案此知有改樂之廢也  
案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績又樂緯云顓  
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  
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羲以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  
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  
述焉則此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  
也故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  
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

大夏疏小舞即下文賦舞已下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為大舞也十三舞勺勺即  
周頌酌也成章舞象即周頌序云惟清奏象舞也此皆詩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  
故以詩為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二十舞大夏大夏夏禹之  
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以其自夏已上揖讓而得天下自夏以下  
征伐而得天下夏為文武中  
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  
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

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  
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而召之

箛師掌教國子舞羽敝箛注文舞有持羽敝箛者所謂箛舞也文王  
秉翟疏此箛師掌文舞故教羽箛若武舞則教干戚也此官所教當樂師教小  
舞互相足故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箛師學戈箛師承贊之注云四  
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  
亦學以羽箛小樂正樂師也

蕙田案大司樂以下所掌教國子之法於成均教之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  
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  
高向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  
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疏崇四術謂數射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

先王之詩書禮樂以造士注順此四術而  
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教以詩書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  
夏教詩也所以詩得為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  
夏則聲為安靜舞為鼓動舞為陽聲為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  
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記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箛是  
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  
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若不互言而但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  
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樂詩也必互言者以此  
四術不可暫時而闕故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  
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為偏主耳

蕙田案樂正即周官大司樂之職其所教四術詩則樂語是也樂則樂舞是也書與禮則大司樂未及焉大司樂主于論樂王制主于

論教也二文相兼乃備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

選皆造焉注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凡入學以齒注皆以長幼受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注干盾也戈句于戟也干文萬舞

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案考工記戈廣二寸

肉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公羊傳萬者何

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也若大武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戈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羽翟羽也籥笛也公

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

師承贊之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疏此籥師云教戈周

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是籥師也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

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

禮有大司樂及樂師知小樂正當樂師也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

小樂正也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帔舞羽舞呈舞旄舞干

舞人舞也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承者或諸侯之禮或與代之法胥鼓南

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

以南以籥不借疏胥謂大胥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牙雅

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

任記云任南蠻之樂也

陳氏樂書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

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

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

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

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

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

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

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

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

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

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

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爾干稱爾

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覩矣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兩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籥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鞀鞀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鞀鞀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籥所奏亦不是過也陸氏佃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內戚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干舞則干與戚兼陳羽與籥並用簡兮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蓋文不足乎武非所以爲文德之盛武不足乎文非所以爲武業之大故文雖用羽籥而干在焉武雖用干戚而羽在焉或言朱干玉戚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曰是不然也蓋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干羽雖異其器則一爾若周官羽舞所以無籥者象文德之小者以爲儀而已干舞所以無戚者象武事之小者以爲扞而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

禮記卷之三 學禮

謂之萬鄭元孫毓孔穎達等以爲萬舞唯干無羽也  
籥舞唯羽無干也是不知先王之制舞文必有武備  
武必有文輔之意也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  
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  
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也故先  
王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  
正戈舞則又其小者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所謂戈  
舞者自爲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日月令云執干  
戚歌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卽戈舞  
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爲干舞誤矣蓋司兵云五兵五  
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而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  
戈舞謂之兵舞此一證也戈兵也干盾也兵有戈盾  
非兵則戈可以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此

又一證也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  
云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器先儒以爲羽籥之屬司  
干所授也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也若戈則司戈  
盾授之穎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  
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是也夫  
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  
干自干舞戈自戈舞可知矣此又一證也周官籥師  
言舞羽吹籥而未嘗及戈何也曰事固有互發者蓋  
司干主干而已而所授有兼羽籥則籥師雖主舞羽  
吹籥不害其兼學戈也教舞者以文爲主故先王  
以籥名官而戈在焉教舞者以武爲主故先王以  
干名官而羽在焉此亦制作之方也  
張氏曰南二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

程氏迥曰詩以雅以南左傳象箛南箛杜預釋左云南箛當爲文樂劉炫釋詩云當時周南未敢正指爲二南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箛之舞象箛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

蕙田案武舞大者用干戚小者用干戈陸佃分干戈爲二舞非也至云干上覆羽羽下戴

干則混文武二舞爲一尤謬胥鼓南當從陳氏張氏程氏以爲二南注疏指南夷樂者非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汪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

陳氏樂書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

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溫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謹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眾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爲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

詔之以義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疏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未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述學以三者之義也成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疏舞干戚即前經祭祀也不云祭祀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即前經合語也命乞言即前經養老也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二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

陳氏樂書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

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舞也德為樂之實樂為德之華則樂語德音也樂舞德容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與凡養老豈老更羣老與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與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與言舞則歌可知矣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注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

注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終則負牆注卻就後列事未盡不問注錯尊者之語

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二分則是所謂函丈也

不敬也疏此一節論國子侍坐于大司成之儀

王氏炎曰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同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

蕙田案周禮無大司成一官鄭以記有父師司成之語因以師氏當之其說良是蓋大司樂者春官之屬師氏者地官之屬其秩則皆中大夫其職則皆主于教國子者也或曰師氏所掌者虎門之小學耳其得論說于大學之東序何也曰師氏掌以媿詔王為王親近之臣王舉則從未嘗離左右惟虎門之左其地既近而世子與貴游子弟人數又少故得

教之至于太學則地距王宮稍遠而國子俊茂厥在人數眾多故特設大司樂使教之而仍令師氏兼之焉大學之教小學正詔其儀大樂正授其數然後師氏論說其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耳非如樂正之朝夕授業也記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蓋謂此王氏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誤矣

觀承案以師氏為大司成據父師司成一語最為確當其實即在康成舊注中人自忽焉不察耳三禮注疏之可貴如此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



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注鼓篋擊鼓警眾乃孫篋出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夏栢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未卜禘

不視學游其志也注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憤發也

大倫也注倫理也自大學始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

之謂乎注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疏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

得祭先師不祭先聖皇氏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其義恐非入學鼓篋

者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以出其書也

未卜禘不視學皇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禘是

大祭必先卜故連言之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卜甯吉語欲使學者

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者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

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語問幼者但聽之耳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注有居有學不

學操縵不能安弦注操縵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也依或為衣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注雜服冕服皮弁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注興之言喜也欲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注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謂之息遊謂閒暇無事謂之遊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

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

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注敏係敏道孫業也敏疾也疏弦琴

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也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

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也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貴賤若欲學禮而不能

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于禮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者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

張子曰服事也雜服灑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

又曰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必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

博依雜服如此已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

專義理自得以為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

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禮樂之文

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

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駟虞和鸞動必相

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于學故

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

朱子曰注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為一句恐

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

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

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

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問也言

言及于數注其發言出說不首其進而不顧其安注務其

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注隱不稱揚也雖然故隱其學而

其去之必速注學不心解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注刑猶

朱子曰數謂形名度數言及于數欲以窮學者之未

知非求其本也隱其學謂以其學為幽隱而難知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未發情欲未當其可之謂時

觀而善之謂摩注不並問則教者思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朱子曰預為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

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事亦不一不當以年為斷

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

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時過然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注時過則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其師注燕猶與也燕辟廢其學注燕師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朱子曰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燕辟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疏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此四者心之莫同也注失于多謂才少者失于寡謂才多者失于易謂好問不識者失于止謂好思不問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注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張子曰為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注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倣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注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

言少而聲臧善也

朱子曰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注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注弟子學于師學為君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注師善則善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

夏殷周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注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注尸主也為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

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

半又從而怨之注甫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

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注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善待問

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

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

者一聲而已學者既問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此皆進學之道也注此皆善問善答也

朱子曰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

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注記問謂濼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

必也其聽語乎注必待其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注仍見其家鋼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為裘良弓之子

必學為箕注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稱有似於為楊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

車在馬前注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疏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駕馬之法本在車前今將馬于繫隨車後而行使此喻日日見車

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注仍讀先為來事不惑王之道則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以事相況而為之醜猶比也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

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

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注當猶主也五服斬

衰至總麻之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注謂君也大道不器注謂聖人之道不大信不約

注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注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木

矣注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注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疏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

明先河而後海

右教學之法

大戴禮保傳篇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

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注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年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

朱子曰案虎闈見周禮一作庠門者非是既或恐當作晚

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

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年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右入學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比年入學注學者每歲來人也中年考校注中猶歲也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注維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之

類也強立臨事不惑也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

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注懷來也安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

平注蛾蚍野也蚍野之子微蟲耳時術蚍野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埳疏中年

考校謂每周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也一年視離經辨志謂學者初大學一年視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趨向習學何經矣三年視敬業樂羣謂人學三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視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隨而樂之五年視博習親師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親師謂親愛其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取之為友謂之小成者比六年以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不反謂不違失師教之道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者言此時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非小學按藝耳鄭引周禮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是氏云此中年考校亦周法非也皇氏又以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為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

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

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

朱子曰案鄭注張說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備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周禮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注春始以學士入學秋頒學合聲注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合聲亦等其進退使應節奏

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

入學秋物成之時  
分其才藝高下

夏官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  
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疏考其藝者考校材藝長短進退之者才藝長者進與官爵  
材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射義云已射於澤  
然後射于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蕙田案合射亦於太學孟子稱序者射也則  
東序為習射之所矣疏以射宮為小學疑非  
觀承案校者教也據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  
司徒頒之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以校為  
鄉學之名者尤可信矣又孟子以庠序校皆  
小學名惟學則三代共之則序者射也故疏  
以射宮為小學耳然鄉學各取其一而太學  
兼之則小學有射太學固兼有射若專以射

宮為小學則未為分曉耳考禮者詳之

陳氏禮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  
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  
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  
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

蕙田案以上入學考校之法

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  
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  
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注其鄉吏州長以下疏言正月之吉者謂建子  
十二月教已下其灋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  
教灋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比長云使各以教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比長各  
教所治也云攷其德行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  
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並擬賓之比長以上至州長皆

屬鄉大夫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

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

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法者謂對眾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修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言因聚眾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眾故言因聚眾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

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歲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

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言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疏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上文州長畔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灋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

五川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

讀法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春秋祭灋亦如之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疏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眾庶讀法因即書其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

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注月吉每月朔日也疏此族師亦聚眾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

具言此云孝弟睦姻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

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和民故析別而言耳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

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

春秋祭醴亦如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注祭祀謂州社黨祭族

射堂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勸戒之

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

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

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眾庶比



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

國事者注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此德行也三曰六藝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興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興此直云辨其能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

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任吏職者謂使為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

陳氏禮書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

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

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

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

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

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

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

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

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

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也

李氏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

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

已有下士一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至於

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眾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

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

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

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

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

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

學禮

睦嫻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有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疏矣

王氏詳說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袤而已五比之闕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闕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嫻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考之五黨之州又從而考之

考之而未能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蕙田案以上鄉官書考之法

國語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

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蕙田案此即周禮鄉舉之遺意諸侯之制已亡惟此猶見其略

右考校

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放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

大夫皆司徒統領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朝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

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 疏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不得同日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有事則就鄉學也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飲酒而養老以正齒位若正月鄉學飲酒則無正齒位之事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 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為之 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觀其見新入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 疏中猶問也謂問

一年而考校之時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甸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於郊學 疏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左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 不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日遂遂大夫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

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 疏案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為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疏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 蓋隨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

蕙田案此鄉學簡不肖之法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于王注出學謂九年大成而出也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

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 親重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 不變王三日不舉注去食樂重弄人 屏

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注棘當為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或不屏

於南北為其大遠 疏案漢書云西南有

棘夷又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

陳氏禮書鄉簡不帥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至于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當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黻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周氏謂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于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特寓于此耳

蕙田案此國學簡不肖之法

右簡不率教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

五

